# 初潭集

# 初潭集卷之二十四

## 君臣四

〇一英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不得不殺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許汜與劉備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

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

○崔岳謂劉懽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

看見了

○二能臣

〇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〇共思革子石文子叔𢓜子三人欲往見楚王至於嶽巖之間衣寒糧乏二子俱死獨共思革子得見楚王楚王說鐘鼓以樂之陳旨酒嘉殺以享之革子愴然而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

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衍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來俱詣至嶔巖間飄風暴雨卒至不勝凍餒遂死楚王曰嗟乎有如是耶於是賜革子黃金伯觔命左右收二子葬之而以革子爲相

○○此革子之所以賢也當其時三人皆赴楚幸而同會於赴楚之途不幸而同風雪於嶔巖之間積日過時無所食飲或不奈饑之與寒遂病以死革子蓋幸而得不死者也幸而不死而得以見楚王楚王能饗之未必能用之縱能用未必遽以爲相錫

以千金其身之未敢必其爲何如也而况使王澤及其二子乎吾固謂華子之賢不可及也一進見之項奏琴之間而沒者以慰生者以榮成已成物道在茲矣

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公子目夷對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巳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

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
且盡璧不可得睡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卽給曰我數
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
奉璧蒼旣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一樣一樣同是國家大得力人也

隴西太守鄧融以兼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案范知
事譴難解欲權相濟乃托病去融不達意大恨之范
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繫下獄范
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

故功曹邢范訶之曰君困厄脅亂邪融慙不得出因病死范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善其言

太史慈在郡會郡有隙於州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使太史慈慈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吏因爲取章以視慈便敗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

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纍然俱去熱既共出
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此人用傳

鬲令袁毅宰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嘗遺山巨源
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
驗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
故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
否人物李康家誡曰昔侍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
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又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吾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嗣宗陳留阮瑀子也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言昶愧歎之自以爲不能測焉口不論事自然高邁

○然則籍本高邁曠遠之士也而晉帝以爲至慎何哉所謂亦各其慎也難與俗士道矣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朝廷慮其不從命乃共議用桓溫相王然之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爲從軍司馬相王不許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亾在此一行相與俱前謝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謝固曠遠桓亦惜才又曰達者皆言曠遠解兵竅人盡道清談廢事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數十步俄而石頭乘輿逐諸人皆似從官惟東亭奕奕在前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

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條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敢目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朱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怒杜黃裳白王者曰朝廷豈急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以上皆能臣英君非能臣不使能臣非英君不事

[illegible]按吾謂智能之臣可貴也何也真才實學足以集

事斷斷乎不可以虛名勝也當此時也彼盜聲以竊位僞學以欺世者皆自然老死牖下矣何也彼實無一技而專一媢嫉人之技欲幸免于放流之誅難矣況有位歟

○三暴君

桀觀炮烙於琁臺顧龍逄曰樂乎曰樂桀曰覩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爲肱股孰有心悅而肱股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逄曰覩君冠危石

而履春氷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氷而不陷者梁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就炮烙

○癡語也

齊王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索蠍一斗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喜噱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句匹請臣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斶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獨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妙妙可法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妙甚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胥無齊和之羹已熟奏而進之而君

不貪誰能疆之亦君之力也

妙甚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王乎王曰爲無王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

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日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乃大笑

而止

妙妙。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能人

晉惠帝爲太子時咸謂其不堪衛瓘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欲何言瓘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

耶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濟諫留齊王攸是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虎之場矣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

與今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逐初賦而遲知人家國事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參軍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

之孝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詰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惻然左遷京杲

直諫臣

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頸下床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

涌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在政府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此合唐之對

開元中兗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令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隷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贓官死且不怕況怕杖乎清官寧可受死肯受辱乎然則决杖贖死正所以優待贓官而導之一條活

也雖曰士人實同徒隸但論有財否耳徒隸之人豈無羞惡本心高出士人之上哉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醉之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眞諫議

○五癡臣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桓帝侍中迺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人哀泣莫知其故求眡其藥出在口香乃咸嗤笑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須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一日問之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於是撫掌大笑

此過不惡

當笑

殷淵源被服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

甥韓康伯始隨至貶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眞○

殷中軍被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在信安終日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曰彼物故不歸鄉無恙而返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何敬容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鬒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以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狀問曰此何人韞曰正是我○

令狐綯相國以姓氏少族由是近遠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為族溫庭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鈴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至之觀據案訊曰有証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莫不失笑

曰會見汝在荊棘中晉書曰靖字幼安燉煌人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

齊王冏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張季鷹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

命駕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見幾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爾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璞已自知其禍矣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是人士多爲所搆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辛恍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恍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叅相國軍事使者卒至恍深懼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恍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氐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鎭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安玄超俱妙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

虎視淮陰矣于是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知人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

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覬亦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弊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王瑜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瑜曰我年少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恩之爛灼耳

○盧攜貌醜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知人

○人愚臣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敗

魏武征袁本初時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帝謂可爲竹椑楯而未顯言馳使問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意同

人餉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楊修便

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又嘗過曹娥碑下見
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韲臼八字魏武謂揚修
曰解不曰解魏武曰卿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乃
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
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韲
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
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較三十里
揚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魏武自出看使人
題門作活字揚見卽令壞之曰門中活闊也

曹爽輔政識者知有危機晏有重名又與魏姻戚内
實懷憂乃作詩云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
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
中懷何為怵惕驚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巳才
足以制之不乎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
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謂劉寶曰吾鄉思
轉深矣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譖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及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早那裏去如天道何

孫秀旣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見之因呼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後至石　謂岳曰安仁卿亦復爾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夏侯玄爲太常玄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

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對庾從索食周出蔬食庾雖強飯意思極歡與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遲了遲了莫怪庾也

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

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晉安帝紀曰仲文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誅嘗照鏡不見巳頭俄而難及

○此子曾讀楞嚴來想見頭在鏡中也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共視而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以上皆愚臣君昏則臣必哲不哲則愚矣然有與君共戚者受遺顧命者世受國恩無所逃者則雖

欲不愚。苟可得也。講道學者。未可槩以明哲語口。矣。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一縱君

○吳王闔廬秋冬至城中春夏至城外旦食鯤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靈

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蘼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

梁孝王好營宮室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有鶴洲鳧渚其宮觀相連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

靈帝起裸遊館千間環臨渠水蓮長一丈大如車蓋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粧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以西域所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裸遊館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

船游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奏招商之曲以來涼風日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晃千秋萬歲嘉難踰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巖谷

煬帝觀書處窓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閃電窓

唐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甎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

○二侈臣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

郭況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唯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五侯競致奇膳護皆合以爲鯖故世稱五侯鯖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絝襬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恠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不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是何言歟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悰求扁米粣虞獻粣及雜肴數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

已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一作金埒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

予一起便破的、郤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竹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舊荊鴆不得過江、為其羽檪酒中、必殺人、愷為翊軍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

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縈金爲鳳凰釵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艷者

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蓱虀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毎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煑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衛倫過玄晏言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玄晏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取糧糗以嘗玄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不同予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糗以杏汁李柰將發又糗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問關中之味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其言或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又食鵝炙知白黑

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著符子數十篇

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遊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譏焉安殊不以屑意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五井金罐以金五色績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至波斯國求得千里馬號追風赤炎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又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

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使女樓上坐而摘食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

爾朱文畧嘗遊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畧敝衣而往從奴五千人皆駿馬侯服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

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縣之空當
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飄雲表不復似塵世人
也
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
所有俄而左右報云香發卽捲簾異香自內出郁
郁滿座群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
衣白首飾衣領皆牡丹一伎首戴照殿紅執板奏歌
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
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

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輩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魚弘嘗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棲弱草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絕出鎭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

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之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

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遞
德裕平泉莊盡備遠方異物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
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
朱砂煎汁爲之三煎即去其滓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
壁而設紫綃帳于其中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段文昌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珍
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凡閱百婢獨九婢可

嗣法文昌又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章陟中厨香味錯雜人入其中飽飫而出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厨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中所棄其值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

金陵諸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鼐鐺有七妙齏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研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麪可穿結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三貌臣

陸閎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

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魏元陽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此人義重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嘆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景滌年二十、爲太子舍人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嘗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唐人詩雲仍王謝並風貌阮何雙、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閒遠舉止抑揚王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卽下牀從容而出

○○以上皆貌臣夫暴君縱君一也但有强弱之差耳强而暴弱而縱豈宜在民上也然此等皆有過人之資非昏庸之主可比若以倖臣而事縱君直可謂咸有一德矣豈不好笑雖然彼其日夜營營唯貌恭以取容又豈倖臣之所屑邪故稱貌臣貌臣無人氣矣

○四譎王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士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解渴軍士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之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

○如何至今亦知

曹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足

之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

操白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莫敢近者

袁紹曾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着魏武曰後來必高因貼卧床上劍至果高

魏武袁紹少時共爲俠見人新婚潛入園中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魏武乃入抽刃刼新婦與

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出復大呼云偷兒在此紹惶迫自擲遂以俱免

○五姧臣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恐君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閒與之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

賀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

怒犀首逐之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説始作謝玄參軍後丁艱服除還都惟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止有戰國策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輙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後國寶見王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

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論也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遂息

好不濟王緒非東亭能也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覔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以公吏不可超宗徑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超宗設精白鯿美鮓麞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不孝坐廢

姦不濟王愁非趙宗能也

李林甫陰賊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適之信其言爲帝道之帝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忠而薄適之

亦是適之不濟

盧杞忌張鎰時朱泚戍鳳翔當更代杞告上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惟陛下

擇之帝乃顧鑑曰文武兼資望重中外無易卿者乃
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
○以上皆奸臣諂莫諂於魏武奸莫奸於司馬宣王
自今觀之魏武狡詐百出雖其所心腹之人不吝
假睡以要除之而司馬宣王竟卒其領下之誅不
必盡其辭也故曹公之好殺也已極而魏之子孫
即反噬於司馬司馬之齧曹也亦可謂無留遺矣
而司馬氏之子孫又即啖食于犬羊之群青衣行
酒徒跣執蓋身爲天子反奴虜于鮮卑戮辱于厥

廷之下也一何慘毒酷裂令人反袂掩面含羞而不忍見之歟然則天之報施善人竟何如哉吾是以知天之報施果不爽也吾又以知讒之無益妒之受禍也故作讒妒論以垂鑒焉

○六庸君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左右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不能用也宣王說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以爲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刖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

地也、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

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財欲難足必是託詞

元帝初見賀司空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元皇慙愧三日不出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痛賀邵也、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至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既覩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

公

孝武甚親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以爲然遂不見珣

總是不急若是召豈肯中止乎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空有荒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失問

得琛此對甚喜、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群臣、皆莫能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異、出之、

○七強臣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爲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搤

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床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鬬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謝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遲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

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蘇峻字子高少有才學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二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悅以討王敦有功封侯遷歷陽太守後峻外營將表有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頃之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庾亮可殺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

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
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
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
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
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
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
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

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守父子之德新安。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嘆曰：既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初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頓官去。後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一强一弱，忠孝何干，桓公再翻，益以見妙。

王珣、郗超並爲溫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

超多鬚珣短小故荆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李溫陵曰臣之强强于主之庸耳茍不强則不免爲瑕疵之臣所讒而爲弱人所食啖矣死即死耳啖即啖可也且又安得瞑也是以不得已於强也顧魯公唯弗强也卒以八十之年使死於讒李懷

光唯不得已於強也卒以入趙王室之難而遂反於讒皆千載令人痛恨者甚矣王之庸可畏也然則所謂強臣者正英主之所為能臣唯恐其禮待之不優者也喬玄之言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賊吾以是觀之使老瞞不遭漢獻豈少一匡之勲歟設遇龍顏則三傑矣柰之何舐痔固寵者專用一切附己之人日事讒毀驅天下之能臣而盡入於奸賊也敦之咎王導曰不聽吾言幾致滅族夫晋元帝其初葢奴虜不盡之瑯琊耳非王導撫

以有江左至明也一有江左郎以刁協為腹心而欲滅王氏何耶晋孝武亦幼冲之主也非謝安出東山則桓溫之逆謀其遂必矣後乃代溫位而居其任故能却百萬之師殺符融而降符堅也既卒無事而道子之讒遂行又何耶安雖恐不免於讒賊之口也盡室以行步丘是避造汎海之裝於廣陵之下欲由此還東矣乃未就而疾作傷哉於是桓玄篡位劉裕代晋强者終能自强而不敢强者終岌岌以死也夫天下强國之臣能强人之國而

終身不謀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是以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而必先之庸君也

好絕了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